



华不注投稿邮箱:
qlwbhzbz@163.com

【足迹】

寻泉逸事

□牛兆海

2013年从暮春到初冬,因工作抽调,我在济南度过了大半年的时光。那时就住在黑虎泉附近,傍晚常常在护城河边散步。当年的雨水比较丰沛,绝大多数的泉都活了过来,在泉水的浸润下,我逐渐对一汪汪名泉产生了兴趣,工作之余,由近及远开启了寻泉的历程。

公园、路边的泉寻找起来比较容易,即使是在居民院里,一般说明来意,也没有为难我的。最难的是那些独居深山和深锁居民家里的泉,要么路远难以抵达,要么是多次拜访而不得,遗憾虽有,幸运的事也不罕见。

有一晚寻访到省政府大院西侧的居民区,按图索骥找到位列72名泉之一的双忠泉,拍照的举动引来一位过路民工的搭讪,知我本意后,提及他正在装修的雇主家里也有两眼泉,并主动带我过去看看。那是一家独门独院,与混住的大杂院不同,面积虽小却改造得贵气逼人,据说是某高官的私产,现在要改成私人会所。新奇的是,两眼泉竟在屋内,掬水烹茶,便宜得很。倘若不是邂逅这位民工,这两眼泉如此隐蔽,真不是我等平民百姓能轻易得见的。

那些位于市郊的名泉,只能利用周末的时间寻访,能够称得上幸事的,当数浆水泉。我倒了两路公交车,一路打听,穿过一片尘土飞扬的工地来到它跟前时,还是给惊呆了,与想象中大相径庭,泉上罩着一间屋子,被一扇卷帘门拒之于外。此时真想有孙悟空的本事,一金箍棒把土地老儿敲出来问个明白。正犹豫着走还是等,一辆轿车停靠过来,原来是一家人来打水喝的,刚去找人寻来了钥匙,或许是我的诚心顺了天意吧。打开门后先让我参观,几级台阶走下去,不过是一方漾着涟漪的水坑,谁让人家也位列72名泉之一呢,文化的身价摆在这里呢!不知是因内心的轻慢遭了报应还是好运气已用完,据所查资料,前面不远的浆水水库周边还分布着几眼泉,但我多方打听,绕水库一周仍是一无所获。

而最具传奇色彩的,却是龙洞一行。原本是为了寻访林汲泉,因没弄清路线,泉没访到,只寻得一龙形溶洞。在等回程公交车的间隙,与一位在院门口晒太阳的老大爷寒暄了几句,他告知我附近有个滴豆泉,相传李世民的军队曾驻扎此地,因军粮匮乏,李世民插剑为泉,竟然滴出了豆子,不多不少,每天滴出的豆子刚好够一天的口粮,后来有个将领贪心不足,命人把泉眼挖大,结果不但不滴豆子,反而滴出了血水,血水流尽后变成清水。而现实中的滴豆泉只是岩壁上的一个小泉眼,或许是因为这个传说才令人膜拜,旁边新修了一座滴豆寺,寺中一棵唐朝银杏树仿佛成了无言的见证。

寻泉的历程一直持续到到辞别济南,最终,穷尽一己之力,大大小小寻访了120多眼泉。这期间,邂逅的人和事林林总总,与泉水一起流进我的心里,成为一壶温暖的记忆。

【琐记】

千佛山上蜡梅花开

□李秀珍



这几年,时令一过冬至,千佛山上那片蜡梅园就成为心中的一个念想。

立冬之后,山上还是满目绿色,松树一直是绿的,柳树的叶子也还没有落尽,青桐法桐的枝头有黄有绿。上山的路两边,或者哪一块小小的休闲地,忽然会有人工培植的菊花在怒放,抑或是一蓬野菊花悄然开在某处山坡上。一年到头有外地的游客来山里游玩,但更多的是住在这座山四周的市民。每当进入其中,或疾走或慢行,总会情不自禁地想:有这么一座不高不矮于闹市取静的山,供人们休闲健身,真是济南人莫大的福分呢。

即使冬至之后,观光的游客和健身的市民依然三三两两或者成群结伴行走其中,使得这座山冷清中不寂寞,沉静中不冷清。然而,当到了数九寒天的季节,北方的树种叶子都已落尽,南方的那些虽然还常青着,但树干或者整棵树就被包裹了起来,像娇俏的少女穿上了厚厚的棉服,遮住了不少的灵动和风姿。这个时候,如果有人问我千佛山上什么最美,我会说:“去看蜡梅吧,蜡梅开花了,又香又好看。”大概有七八年了,在无事的冬日周末,进千佛山散步,健身是一方面,最吸引我的,就是去看看那片蜡梅园。

这个蜡梅园大约有一亩地的面积,其间密植着上百棵蜡梅树。树龄差不多大,树干已有碗口粗,枝丫有些凌乱,但寒风里依然有傲霜斗雪的风骨。园子的位置选择得也好,从工艺美院那个门进去往西一拐几十步就看到了,沿着山里的环山路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行走,这里也是必经之路。大大的“蜡梅园”三个字刻在园中央一块大石头上。不用寻找,迎面就能看得到。守护和种植这片蜡梅园的园丁,想必知道这样的景点一定是受人喜欢的吧。因此,只要有一朵蜡梅开了,这里就成了无数游人的宠幸之地。或驻足凝望,或流连树间,脸上都露出惊喜的神情。这是开在严冬里的花儿呀,怎么能不让人欢喜。即使尚未开花,那缀满枝头的花蕾密密麻麻地排列着,从小于绿豆,到大似黄豆,再到含苞待放,时光在期待中悄

然逝去,一个漫长的冬天于是变得温情脉脉,淡去了些许单调和萧瑟的背景。盛开的日子,这蜡梅园更是美丽极了,丛丛树间的每一根枝条上,都成串地开着一朵朵小灯笼一样的小黄花。待到树下仔细看去,她的花形是那样娇俏,花色是那样纯粹,花香是那样芬馥,就像冬天降落在大自然中的无言天使。

一般的年份,蜡梅开在三九,然而雨水多温度高的年份,“一九”的天,就有小小的黄花开了在枝头。比如年前刚刚过去的这个“一九”。

也是因着近水楼台的原因,看报纸上的报道才知道,最早开的那几棵蜡梅,名为狗牙梅。于是,再去仔细观赏,果然看到那开放着的小小的花瓣尖尖的,像极了狗牙。

可能因为山上空气好的缘故,也可能因为百花开尽斯花独俏,不管是狗牙梅还是馨口梅素心梅,花香都特别浓郁。靠近了闻,香气扑鼻,从路边走过,走着走着,就有一股幽香迎面扑来,或者从背后袭来,让你不由想到花香袭人的美妙。月明星稀的夜晚从这里散步走过,吟咏着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这样的句子,更感到有一种特别的心旷神怡。

狗牙梅最早开,开的花期相对短些,大概能在一九开到二九。到三九天,馨口梅和素心梅就陆续开了。这几种蜡梅的名字今年还是第一次听说,心怀疑问到网上搜馨口蜡梅和素心蜡梅的区别。搜到的解释一目了然。原来,素心梅因其花心洁白故名。《叙花》称之,“其心洁白,其花淡黄,花香芬馥,雅致韵。”馨口梅则“因其花开半张半合,内轮花被片有浓红紫色,形如佛家所用之



灯;九十多岁的奶奶,一边收拾着晾晒的带着太阳味道的被褥,一边指导着我擦窗玻璃,虽然我的手被冻得凉凉的,但那情景,至今想起来,都是暖暖的、甜甜的年味儿。

记得小时候忙年,都是妈妈提前好多天准备食材。比如说剁肉馅儿,切藕,炸藕合;腌上带鱼,炸鱼;洗好白菜,肉、海带打成卷儿,做酥锅。我们家的年味儿,还有两样特殊的:一是,妈妈拿手的炸麻叶。香甜酥脆可口的炸麻叶,总是我们孩子们最喜欢的春节零食。记得当时我们住平房,厨房在外面。往往是妈妈炸出来一盆儿,还没端出厨房,就被我和妹妹还有邻居家的小朋友,一会儿拿一块,一会儿拿两块,吃得差不多了。那笑声,那情景至今想起来,嘴角都会泛起甜甜的笑。

我们家还有一个特殊的年味儿,据说是爷爷他们传下来的,那就是每年过年前要炸山药。就是把山药滚刀切成块儿,然后在热油里炸两遍,炸出的山药,外酥里嫩。就这样吃,都很甘甜。炸山药呢有两种吃法,一种是蘸糖吃,还有一种是我们

‘馨’之口而得名。”再上山去仔细分辨,果然是这样的,而且这两种梅是同时开放,各有特点也各美其美,很容易区分得开。

“好香好美呀!”几个姑娘拿着手机拍来拍去。其中一个对着那块刻着蜡梅园三个字的大石头,纳闷地问同伴:“蜡梅不是腊月的腊吗?怎么是蜡烛的蜡呢?是不是搞错了字?”“应该不会吧。我问问‘度娘’。”一个如此回应着。“呀,快来看呀,迎春花开了!”一阵惊呼,又有几个年轻人兴奋地走进了蜡梅园。我无语,好在,花也不能语。

此蜡梅确实是“腊梅科”,但腊之区别于蜡者,“腊梅”侧重开花时间,特指腊月前后开的梅花;“蜡梅”则侧重花色,特指花色似蜂蜡。小心翼翼地摘一朵托在手心赏玩,花瓣确实有蜂蜡的质感,蜡黄蜡黄的,晶莹圆润,让你欢喜在心。不由又想起宋代词人晏几道那句“折得蔬梅香满袖,暗喜春红依旧”。多么奇妙的诗句,花儿不老,经典的诗句也有永恒的生命力。

“爸爸,这是什么花?”一个四五岁小孩的声音。“梨花吧。”“厉害了我的哥”,梨花是这样的一个开法吗?难道忘了那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诗句了,梨花不仅洁白如雪,而且是一夜之间千树万树开放的呀。而这蜡梅,因着气温低的缘故,她的花期很长,她是一朵朵陆续开的,有的已怒放,有的在含苞,大多数形似黄豆如思春的小伙伴长时间地含而不露呢。从三九开始开,直到五九、六九还在散发着满园的芬芳。“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”即使开败了,也没有缤纷的落英,依然坚守枝头,莫非知道这时候山间花容太稀少,再留一份美丽在人间。“宁可枝头抱香死,何曾吹落百花中。”这赞美菊花的诗,此刻用在蜡梅身上,也是无比恰当。

人类钟爱花儿的美丽,有时麻雀和灰喜鹊翩然飞落在枝头,蹦蹦跳跳几下,再叽叽喳喳叫两声,然后又翩然飞去,难道这些冬天的小生灵也是来闻花香的?也许是鸟儿们在天空中传递出了花儿开放的消息,这不,正月里趁着过年的喜悦,来观赏蜡梅的人越来越多了!

【味道】

特殊的年味儿

□雨虹

小时候,每到小年,就知道离春节很近了,可以吃好吃的、穿新衣服了。每到这个时候,总是追着妈妈问,今年给我做什么样的花衣服啊?看着妈妈买的花布已经做成了漂亮的褂子或棉袄,我和妹妹就兴奋地盼着,盼着春节快点到来。

初中的时候,我渐渐知道忙年的味道。一进腊月,奶奶总是催促一家人打扫卫生,连犄角旮旯都不能放过,我也被拉入了扫尘的行列。记得上高中的时候,我就有点害怕小年这一天了。有时候经常找学习忙的理由晚回家,就是想逃避干活。工作以后,逐渐知道了老人的用心,这也是年俗,为了让一家人能够来年有一个好心情好环境,扫尘也蕴含了辞旧迎新的美好愿望。所以,一到小年这天,我就会主动回爸妈家,帮着爸爸妈妈和奶奶扫屋子、擦窗子,擦得窗明几净,贴上红红的窗花,贴上红红的春联,房门上挂上大大的福字,让家焕然一新,觉得这才只有年味儿。

记得,妈妈在厨房忙着蒸馒头、炸鱼炸丸子;爸爸忙着扫屋子,挂彩

家用得最多的,就是用砂锅和鸡、粉皮煲在一起,叫山药粉皮鸡。鸡汤的清香,鸡肉的鲜美,粉皮的滑爽,加上炸过的山药,非常入味儿,炸山药把鸡汤吸得足足的,没有味道的山药就变得和鸡肉一样鲜美甘甜。这是我家过年的一个大菜,也是款待亲朋的时候必上的一道菜。

说到年味儿,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我跟着奶奶守岁。年三十晚上通宵不睡,我俩一边说话,一边包饺子,这一夜过得很快。其实,说是通宵,我往往到后半夜就坚持不住睡着了,可是奶奶,一直坚持一夜都在忙碌着。奶奶说,只有这样忙着累着才有过年的感觉。大年初一,很早就有人来给奶奶拜年了,所以我们必须天不亮就起床,煮饺子,饺子就是奶奶一夜不睡包给我们的最好的春节礼物。

现在每天都像过年,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。96岁的奶奶也离开我们了。今年妈妈也在生病,这个年我更加重视,因为我有责任,那就是,努力把妈妈和奶奶带给我们的年味儿,带给我的父母和家人。